

剥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

陈 冲 著

钻一钻牛角尖

作家出版社

剥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

陈 冲 / 著

钻一钻牛角尖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钻一钻牛角尖 / 陈冲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1

(剜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)

ISBN 978-7-5063-9571-7

I. ①钻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文学评论-文集 IV. ①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69980号

钻一钻牛角尖

作 者: 陈 冲

责任编辑: 汉 睿 周 茹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qia@zuoq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q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278千字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71-7

定 价: 4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陈冲（1937—2017）

原籍辽宁海城。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。1951年初中毕业后参军，1954年复员后进入工业部门工作。195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1958年被划为极右分子，1978年重新恢复写作。1983年后在河北省文联、河北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腥风血雨》《铁马冰河入梦来》《忽必烈》等，中篇小说《无反馈快速跟踪》《厂长今年二十六》《紫花翎》《往生》等，报告文学《路灯下的SARS》，文学评论《我想要的新批评》等共800余万字。《小厂来了个大学生》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获首届孙犁文学奖，第一、三、五届“文学报·新批评”优秀评论奖，多次获得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及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界》《文学自由谈》等刊物奖。



陈冲

出版前言

2014年10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，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影响文艺发展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，对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，是我党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。2016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，指出“文脉同国脉相牵，文运同国运相连”，把文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体现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。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，高屋建瓴，语重心长，既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，又对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剖，为文艺的发展把脉、定了调、鼓了劲。尤其对于文艺评论工作，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，既肯定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，并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，号召批评家要做“剜烂苹果”的工作，“把烂的剜掉，把好的留下来吃”。

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、战斗性和原则性，营造讲真话、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，作家出版社决定推出“剜烂苹果·锐批评文丛”，集中展示敢说真话、有力量、有风骨、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。首批推出李建军、洪治纲、陈冲、刘川鄂、杨光祖、牛学智、石华鹏、李美皆、何英、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，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、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。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，敢于

说真话，敢于亮剑发声。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、有争议，不是所有人都认同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，但他们的批评姿态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，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。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，让他们的批评方式、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，并以此积极营造“好处说好，坏处说坏”的健康批评生态。

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，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，我们将陆续推出。

作家出版社

2017年5月

目 录

第一辑

我想要的新批评 / 3

30 万亡灵魂归何处? / 27

从电影《白鹿原》的宣传闹剧看文学伦理的失范 / 42

你从“这边”看到了什么“风景”? / 57

意识流的《朱雀城》读后 / 70

为什么是两只猫?

——对一部反小说文本的反批评 / 78

历史不是由亲历者写成的

——读韩少功《革命后记》随想 / 87

低俗有多低?

——赵本山现象扫描 / 99

一部新一代的抗日题材小说

——《一座塔》的意义和意味 / 105

从茅奖进入李佩甫的文本 / 113

从《极花》看文学从业者的良知 / 124

漫议《阿城文集》 / 133

第二辑

论鲁研界高手如云 / 149

中国作家的生活方式 / 156

孔家店无恙否? / 161

《论语》到底是本什么书？ / 169

把猫头鹰和夜莺分开 / 174

《金瓶梅》PK《红楼梦》 / 179

《南京南京》的日本感觉 / 185

从茅奖想到利比亚和南宋 / 189

文学怎样才能堕落？ / 197

前仆后继走向前 / 207

您见过大字报吗？

——力挺肖鹰批韩 / 216

纪念《歌德与“缺德”》发表 355 周年 / 223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/ 233

假如你欺骗了生活 / 241

论斯文要不要去扫地 / 252

春晚之外，文学尚有存在之地 / 260

论“人民”是一种信仰 / 264

第三辑

钻一钻牛角尖 / 271

现代意识和文学的摩登化 / 281

多研究些问题，少标榜些“主义” / 295

关于“伪”与“派”的思考 / 303

第一辑





我想要的新批评

关于批评的本质

《文学报》推出《新批评》专刊，从看到预告起，就很赞赏，也很期待。开头觉得还行，后来稍感失望。觉得“还行”，是因为有好文章；“稍感失望”，是因为文章不那么好了。一个刊物，无论提的方针多么正确，想的办法多么高明，最后还得靠文章说话。有了好文章，一句顶一万句；没有好文章，十万句也是瞎掰。稍感失望是期待过高的结果，要求《新批评》一下子就能组到足够多、足够好的文章，不太现实。大家都写惯了不好的文章，一来二去，不怎么会写好文章了。

这说明我想要的新批评，其实是“好批评”。好与不好，无关新旧。《新批评》的“新”，针对的是不好的那个旧，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，但内涵还有模糊之处。

首先是一个整体判断问题。我们对近期的文学批评总体上不满意，是因为不好的批评太多，还是因为好的批评太少？我认为是后者，不是前者。如果我们有足够多、足够好的文章，所谓的“人情批评”“红包批评”再多，也成不了什么问题。智力健全的人，很容易从两相比较中把它们区分开来，正如人们都知道产品质检报告和商品广告的区别。

那么，什么才是好的批评？或许理论家能概括出一个“标准”来，但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实践问题，至少也是更应该从实践入手来解决的问题。所以我想先从什么是不好的批评入手，然后再说什么是好批评。

《新批评》创办不久，在北京开了个座谈会。读了那个会的发言摘要，印象最深的，是会上有好几位谈到中国是个“人情社会”，



那意思好像是说，既然中国是个人情社会，你还弄什么“新批评”？闹座谈闹出这样的结果，让我很是替《新批评》愤愤然，决定见义勇为一次，指出这纯粹是个伪问题。批评的好或不好，跟人情没关系。中国以外的外国，虽然不一定是人情社会，但我想他们那个社会肯定也是讲人情的。古今中外，没有哪个国家、哪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发展得正常、健康，靠的是当时那个社会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，或者批评家们一个个都是没有人情的“冷血杀手”。

最近还有一个座谈会，也是认为“当下文艺批评存在什么什么不良势头”，然后就提出“以文艺批评为抓手，积极引导文艺创作良性发展”。这种事我觉得有点玄。我写小说的时候，就从来不受批评的“引导”，所以写批评的时候，也从来不打算“引导”创作。当“引导员”比当“哨兵”更难。当“哨兵”只管发现敌情，发现以后，有别人去处理。现在却要求批评把整个事儿一管到底，并且对结果负责，这个任务恐怕完不成。

这儿有一个实践问题：批评与创作是什么关系？它背后还有一个理论问题：批评的本质是什么？

我认为批评与创作没什么关系。人们有一种错觉，好像不把两者扯上一点关系，批评就没了立足之地。说“哨兵”，说“引导”，明摆着不平等，就有人想出一种平等的说法，说两者好比“车之两轮，鸟之两翼”。这话猛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，其实也禁不住细想。你看现在批评这么疲软，谁着急？搞批评的着急。搞创作的基本上不着急，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少了一个轮子或翅膀。如果一个作家写不出好作品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只责怪另一只轮子没配合好，那是开玩笑。这个错觉，其实对批评很有害。一本批评专著，著者以得到被批评者的称赞为荣；一本评传，著者以得到传主的认同为傲，都是挺不着调的事。批评者最好的心态，就是完全不考虑被批评者的反应。他笑逐颜开连连称谢也好，勃然大怒跺着脚乱骂也好，那都是他的事，跟你的批评文章不相干。文章好，他再骂也盖不过这个好；文章不好，他再谢也遮不住这个不好。

这就牵涉批评的本质了。前面我说到过质量检验报告，那只是



批评捎带着具有的一种功效，并不是它的本质。一个质检机构，对本专业内的每一份送检样品，都有责任出具检验报告，但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，却有选择批评对象的责任。虽然这首先是一种权利，但我更愿意强调它是一种责任。这个责任的第一要义是拒绝。一个批评家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拒绝——以后我或许会就此专门写一篇文章，这里从略。实际上质检机构也有拒绝的时候，比如你把一个玉米核（读 hu）送到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去要求检测，十有八九会被拒绝，虽然那东西确实也能吃，而且确实被当作食品吃过。在某一个时期，有一位厨师发明了一种方法，将那东西磨碎后做成了“点心”，而且吃的时候可以很顺溜地咽下去，不拉嗓子，因而获得了“先进生产者”的光荣称号。《新批评》上刊出的对郭敬明的“批评”，就很像一份对玉米核的检测报告。我这样说，就是基于我对批评的本质的理解：批评虽然通常是以作品或作家为批评对象，但批评家通过批评所阐释的却是批评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。有过一种说法，说批评家批评的是批评家自己，是通过对作品的批评来建构自己的批评体系。我赞同前半句，但一直不理解后半句，总觉得像是在说批评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搭积木游戏。

以我想象，如果请理论家来为好批评制定一个标准，一定会有1、2、3、4，而我能做的，就是不管后面的2、3、4，只说那个1。如果在一篇批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批评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，那肯定不是好批评；如果有，但那认识很一般，那就是很一般的批评。要认识世界，当然就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。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，麻烦不在于它本来有多复杂，而在于它在现实当中已经被大大地简化了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回到曾经待过的那个劳动教养所访旧，被引导着参观了那时的劳教宿舍。墙上贴着决心书，其中的好几篇，顶上引用的语录都是“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”。我问其中的一位决心书作者，一个看上去不到20岁的“盲流”：“你现在是什么世界观？”我原以为会把他问住，没想到人家立刻就回答说：“当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。”

拥有一个“资产阶级世界观”那么容易？



其实是根本就没有世界观。什么样的世界观都没有。

更何况批评家在批评里所能阐释的，并不是那些哲学化了的抽象，只是、也只能是相当具体的对某一部分世界的某一部分认识。当你一本正经地报告每克玉米核含有热量 0.002 卡、含有纤维素 0.8 克时，你阐释的就是你对玉米核的认识趋近于零。通过对作品、作家的批评，来阐释批评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，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。而一旦这条第一标准发生了扭曲，批评就会变成某种很轻松的写作。于是乎垃圾成堆，而好文章却成了濒危物种。不过，文坛毕竟不是集贸市场，并不物以稀为贵，这两种东西的稿费标准差不多。

垃圾的事就不说了。垃圾还不如玉米核，虽然它发酵时会释放不少热量。这里只说不好的批评——虽然不好，至少看上去还带点批评的模样。在我看来，不好的批评大都分别或一并出现下列三种症状：不读作品，不懂创作，不说实话。

所以，我想要的好批评，其实就是真读作品、真懂创作、真说实话的批评。

关于不读作品的批评

现在来说不读作品的问题正是时候，因为刚刚过去的茅奖颁奖引发了对评委们读没读过作品的热议。评奖刚开始，就有人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不要说把参评的 178 部长篇小说都读一遍，就是第一轮选出的 81 部，意味着每个评委都得在选票上画 81 个钩，能保证每一个画了钩的都读过吗？等到茅奖揭晓，热议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：全书 450 万字的《你在高原》名列榜首，有几个评委真正把它从头到尾读过？分贝很高，评奖当局做出了回应。最倒霉的是上海的程永新，因为他此前说过一句确实有点武断的话：“全中国看过这部 400 多万字书的只一个人：责编。”当局指出，这种说法恰恰反映了当前的某种浮躁现象。这个反驳看上去并不“尖锐”，内里却是很厉害的诛心之论——这么好的书，只因长了点你就不看，说

明你浮躁；你自己浮躁也就罢了，怎么能由自己的浮躁便进而认为别的人、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浮躁？与此配合，当局还很负责地宣布：“至少有十几位评委通读过。”这本来就足够让程永新“没闲话”了，不料稍后又有人从另一个方向批驳了程先生的武断：你怎么能断定责编就一定有效地读过作品？还举了一个能确证责编没有有效地读过作品的实例——这个实例我后面会说到。

这次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介于读与不读之间的阅读技巧。在“至少有十几位评委通读过”的背后，立刻就有一个问题：另外那四十几位没有“通读”的评委，是怎么“读”的？紧接着就有第二个问题：“通读”是什么概念？是只看过头和尾，还是从头看到尾？是跳跳蹦蹦地从头看到尾，还是连贯地从头看到尾？是一页一页地看，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？评委麦家表示：《你在高原》进入前20之前，他读过六册，然后，他“咬着牙用一天半的时间把它读完了”。一天半读完大约200万字，这是一种读法（“通读”的一种读法）。评委盛子潮说：“评奖期间我也看了其中的三部。”这又是一种读法（非“通读”的一种读法）。以我的猜测，如果不是这次茅奖引发的争论，普通读者和民众恐怕很难知道批评家们读作品还有这么多种读法。至于我，倒是早已见怪不怪，而且可以骄傲地承认，其中的大部分读法我都会，也用过。评委雷达说得对：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地读，凭着丰富的阅读经验，是可以对它的价值做出考量的。这是大实话，也是内行话。关键是你最后能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考量。你孤灯长夜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抠，抠半天抠半天啥都没抠明白，那叫无效阅读。你抠到第161页时把作者在第58页和第123页时说过什么已经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那也很难成为有效阅读。

“有效阅读”是我杜撰的词，我愿意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新概念贡献给我们的批评界。各种各样的非逐字阅读都有存在的理由，老实说我们有不少作品并不适合逐字阅读，所以关键不在于读得是否仔细，而在于是否有效。对于一个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评委经验的批评家，在评奖、评排行榜时，非逐字阅读多数时候都是有效的。但是，当同样的阅读方式用在写批评文章的时候，是不是还



能同样地有效呢？就得另说了。我不想说一定就无效，因为批评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，作品本身也各不相同；但是我更想说，在对那些真正有批评价值的作品进行批评时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即使读得很仔细，也未必就能很有效。实践证明，掌握这种有效阅读的能力，远比学会非逐字阅读困难得多。直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批评家连基本的阅读能力都没有，好像太刻薄，但事实如此，真让人深感遗憾。我知道这样说会让许多批评家不高兴，觉得怎么一个中学生竟敢教训起专家来了。其实呢，这不怪我；要怪，应该怪您所受的职业训练。顺便插一句，“指名道姓”的批评未必就是好批评。从得罪人的角度讲，指名道姓最多得罪一个到几个人，笼而统之的批评却可能得罪一大片，因为它涉及的是一种弊端。得罪了就得罪了吧。或许也还值得，如果能因此引起年轻人的注意，从入行之初就开始学会有效地阅读。

而这还仅仅是“读作品”的一个起点。没有对某个作品进行有效阅读就写批评文章，最严重的后果也就是没把一篇文章写好。我真正要说的“不读作品”，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品。多年以前，听一位批评家讲他的入行之道，说“每天晚饭后雷打不动至少读两小时作品成了习惯”。我对此很赞赏，便向周围的一些年轻的批评家推荐，可是后来“检查”了一下，发现几乎没人能做到。我不敢说我很失望；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别人做不到了就失望，不合情理。但我仍然想说一个意思：我现在偶尔也写一点批评文字，说不上好，自信于此道亦有自己的优势，起码我在初中时受过比较好的数学教育，知道怎样保持逻辑链的严整，一般较少发生“等号的两边数值不相等”一类的低级错误。可是我一直坚持我只是一个业余批评家，唯一的原因，就是我知道自己缺少合格的有效阅读量。年轻时读书并不偷懒，可惜读了太多的用玉米核做的点心。

一个批评家拥有多大的有效阅读量，是可以从他对某一个作品的批评中看出来的。一个批评家必定有一个他用来进行批评的坐标系，所谓的“价值考量”，无非就是把批评对象放在这个坐标系的某一个点上。而批评家的阅读背景，正是构成这个坐标系的重要元